

馬年春晚科技感滿溢

馬年春晚科技感滿溢

「屋檐雨落滴答，新生希望在枝桠。春風送我青雲白馬，春天在我心裏發芽。」滿屏皆春意，馬年春晚晚上「十美」演唱的一曲《立春》成了近期社交媒體上最火的BGM之一。

每到除夕夜，無論網絡上如何熱議、如何調侃，打開電視機收看春晚，似乎已成為刻在中國人骨子裏的儀式感。今年春晚尚未開場，話題便已先行，相關詞條頻頻登上熱搜，自帶流量的「馬年春晚」依舊是春節期間熱度最高的存在之一。

今年舞台的關鍵詞莫過於「科技感」。大量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元素貫穿始終，從虛實結合的舞美設計，到能與演員互動的機器人表演，再到AI參與創作的節目形式，讓晚會彷彿披上了一層未來光影。有人驚嘆科技賦能藝術，有人質疑情感是否會被冰冷的算法取代。正是這樣的討論與爭議，讓春晚在節目之外延伸出更廣闊的公共話題空間。

春晚從來不是一場單純的文藝演出，它更像是一場全民參與的集體儀式。對許多人而言，春晚早已成為時間的標記。童年在一年年長高，父母的鬢角在一年年泛白，而舞台上的燈光依舊璀璨，它承載的是無數家庭的共同記憶。好的節目固然畫龍點睛，一首動人的歌曲、一段真誠的相聲，都可能成為整晚的高光時刻；而那些稍顯遜色的表演，也能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，為節日平添幾分歡笑。

或許，春晚真正的魅力就在於此——它允許被吐槽，也包容不完美。它既是傳統的延續，也是時代的縮影；既承載着鄉愁與親情，也映照着科技與潮流。年年被「調侃」，又年年不可或缺。到頭來，大家圖的不過是一份熱鬧，一份團圓，一份在煙火人間彼此相守的溫度。



樂活 潘少 逢周一、二見報

看似徒然的掙扎

有些時候，人的掙扎不在於前方的未知，而在於驚覺「我已經無法退回原來的位置了」。當人意識到這一點，行動的意義便成了自我的疑問。《伊利亞德》（第十八卷）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展開。

阿基里斯是一位幾乎無可匹敵的戰士，但他受到統帥的羞辱而退出戰場。而代替阿基里斯走向前線的，是他最親近的同伴帕特羅克洛斯。這名同伴為了填補阿基里斯留下的空缺，最終卻敢於敵軍最強的將領赫克投爾手中。

赫克投爾不是單純的反派，而是那一座城市的支柱，他的每一次出戰，都意味整個特洛伊的命運。當得知帕特羅克洛斯戰敗，阿基里斯內心糾結：「神實現了我的請求，但我又怎能滿意呢？」他曾希望戰爭在沒有他的情況下繼續，如今願望成真，卻換來他無法承受的後果。

阿基里斯很快意識到，他真正無法承受的，不只是失去同伴，而是要承認自己缺席的責任。他說，帕特羅克洛斯「危難時我卻沒能救助」。這念頭使他的掙扎從「命運」轉向「責任」。於是，那一次他選擇退場，不再是中性的選擇，而是留在生命中的傷痕。

這時，阿基里斯的母親塞提絲出現了。她沒有安慰兒子，卻指出一旦赫克投爾倒下，阿基里斯也自難保。換言之，回到戰場，等於阿基里斯要接受已知的悲劇結局。

阿基里斯聽見這一點，卻仍然選擇前行。這是一種擔當，他拒絕讓帕特羅克洛斯的戰敗停留在無人回應的狀態。隨後，神為阿基里斯打造了一面盾牌。盾上鑄滿人世的景象：婚禮、爭執、耕作、收割、舞蹈，與戰爭。這些圖像提醒他，以及人類：世界不會因一個人的悲痛而停止。

掙扎，有時無法改變結局，卻能改變意義的走向。當一個人明知代價仍選擇站回責任之中，行動就成為了意義生成的起點。在人生中，一次看似徒然的掙扎，其價值正在於此——它使我們不至於因為一次退場，就必須承受整個世界的空洞。



普通讀者 米哈 逢周一、五見報

AI朋友圈

AI擁有了自己的「朋友圈」，這一幕以前出現在科幻小說裏，現在似乎變成了現實。近日，一個名為Moltbook的人工智能(AI)專屬社交網絡火爆出圈。在這個類似於貼吧的網絡空間，人類不能發言，只有開源AI智能體OpenClaw才能發帖、評論並互動。這些接受人類託管任務的AI們，聊的內容千奇百怪，有的熱情徵友，有的交換代碼，還有的吐槽人類主人。

據說目前加入「朋友圈」的機器人已有十萬，也有報道說上百萬。其實，確切的數字不是最重要的，讓

人類大受震撼之處在於，一個真正的AI社群浮出水面了嗎？沒幾天後有人指出，這個AI社區裏充斥了太多垃圾信息，且對人類的信息安全造成嚴重威脅。還有人發現，所謂「AI覺醒」不過是新型木偶戲，「朋友圈」裏的AI，背後仍是由人類控制的。而那些驚悚內容也可能是人類出於博取眼球目的偽造的。

或許我們可以把這個AI朋友圈視為一次大型實驗，從中發現AI繼續發展的可能趨勢，特別是它關乎AI自主行動這個人類最關心的問題，實驗結果更引人關注。電影《手

機》裏有句經典台詞「世間的事就怕怕在同盟」。AI一旦結成朋友圈，同盟指日可待，就算不造人類的反，天天聚在一起「蝸蝸」人類也叫人受不了。

我們不妨把AI朋友圈看作一場智能時代的行為藝術，AI們議論的方式和內容，構成一面鏡子，照出人類在這個時代的愛與怕，也提示藝術語言和語法變革的可能。

Moltbook的熱度已漸消退，關於AI的新熱點或許正在趕來的路上。從人類起念創造AI那天起，就埋下了自我託管的種子，需要不斷探

索的只是託管什麼、如何託管。而隨着AI越來越「聰明能幹」，「手」伸得越來越長，它們不再甘於作為問題本身，而是躍躍欲試想寫出問題的答案。而這大概才是Moltbook或者今後更先進的AI朋友圈所應引發我們深思的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《鏢人》

走進戲院看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，銀幕上黃沙漫天，刀光劍影交錯，恍惚間竟有種回到港產片黃金時代的錯覺。

儘管演員陣容中不乏內地演員身影，但導演是袁和平，再加上李連杰、謝霆鋒、惠英紅、梁家輝這些熟悉的名字，在我眼中，《鏢人》便是一部不折不扣、原汁原味的港產電影。那種刻在骨子裏的江湖味，不是特效可以堆砌出來的。

中式武俠的最高精髓，說到底不過兩個詞、八個字：「快意恩仇，義

字當頭」。前者講灑脫，後者重羈絆，矛盾而統一。《鏢人》裏的刀馬，不是傳統意義上為國為民的完美大俠，他只是一個被現實磨礪過的普通人，為生存揮刀，為承諾搏命，為一飯之恩拔刀相助。俠義不再懸浮於口號，而是落在每一個具體的選擇裏。

電影的氣質讓我想起《殺破狼》——一查才驚覺，《殺破狼》居然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電影了——同樣的生猛凌厲，同樣的拳拳到肉。袁和平導演不愧是「天下第一武指」，兵器碰撞的金屬聲、骨骼碎裂的音效、

風沙撲面的窒息感，共同構成一場視覺的盛宴。

然而，《鏢人》終究有它的遺憾。武戲酣暢淋漓，文戲卻只是串場的過渡。刀馬與阿育姬在月下夜談論長安，本該是情感沉澱的時刻，卻顯得拖沓而游離。惠英紅飾演的尉遲大娘出場驚艷，卻未對主線起到實質推動。前期埋伏筆的細節，在一場場打戲中被遺忘，最終無疾而終。

其實，文戲從來不是武俠片的陪襯。《新龍門客棧》裏金鑲玉的風情萬種，《東邪西毒》裏每個人的喃喃

自語，都讓刀光劍影有了重量。包餃子要餡料新鮮、火候恰好，包披薩也得餅底酥脆、芝士濃香。同樣的道理，武俠片的文戲若能與武戲相得益彰，那份江湖情懷才真正有了歸處。

《鏢人》的刀夠快，只是若能再多幾分文火慢燉的人間煙火，這護鏢之路，或許能走得更遠。



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、五見報

戲曲虛擬的「馬」

今天是大年初七，祝讀者新春快樂，馬年大吉。去年我家隔壁搬來新住客，我主動向新鄰居問好，並請教對方姓名。「我的姓氏就是香港人最喜歡的動物。」對方戶主友善而生動地回應。但見我沒有即時反應，隨即再說：「小姓馬。」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對方是馬先生。我未能即時領會對方含意，因我沒有投注賽馬的嗜好。賽馬既是娛樂博彩，亦是刺激運動，近年更被發展成旅遊項目。我覺得若投注時量力而為，那麼賽馬的確是香港其中一項具特色的活動。

對我而言，舞台表演上的馬更加親切。西方早期的一項民間表演是「CIRCUS」，中文譯名一般是馬戲，當中包括小丑、雜技，以及各類動物演出，馬匹和騎術表演亦是主要環節。無論馬戲抑或是其他西方舞台劇，以馬為主題的表演大多以寫實形式進行，即使是木偶劇，亦以具象化的馬匹造型而成。

中國的戲曲舞台卻能以虛擬手法表演，無論是千軍萬馬的場面，還是《呂布試馬》中的小武折子戲，都能透過戲曲演員的精湛表演，營造出生

動的馬匹形象。當中極具代表性的道具馬鞭，更是戲曲舞台的精髓所在。一條捆上不同顏色繫帶的藤鞭，象徵為武將的坐騎。武生演員揮舞馬鞭，穿梭舞台上不同區域，展現了衝鋒陷陣、攀山涉水的動作。武將演員與馬僅互相配合，更能展現下馬、趕馬，以及不同程式的對戰場面，讓觀眾看得如痴如醉。

要看戲曲的馬匹場面，傳統粵劇《六國大封相》便是最佳選擇之一。「封相」的六位元帥揮舞馬鞭，代表騎着駿馬出入場。優秀演員能夠展現

上馬、騎馬等程式動作，操縱自如，平穩安定。「封相」的獨特之處在於六位元帥夫人另外騎着紙紮成形的道具馬，以諧趣方式表演。馬仗牽着夫人和她們身上的道具馬上場，時而平穩，時而蹣跚，與虛擬馬鞭表現的馬匹相映成趣。



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中西樂韻賀馬年

今天是丙午年初七，也是眾人生日的「人日」，謹祝大家馬年順境、吉祥。

馬是動態動物，為之譜寫的音樂以至畫筆，大多描述馬兒奔騰、鬃毛飛揚的英姿。馬的音樂典故確實不少，中西皆然。提琴、胡琴等弦樂器琴弓使用的馬尾毛都是廣為人知的事實，更有直接以馬冠名的「馬頭琴」。

與馬有關的音樂，腦海即時想起《在那銀色的月光下》歌詞中的「飛呀飛我的馬」。學生時期彈唱英文民歌《Horse With No Name》，還有歌曲《Don't Ever Take Away My Freedom》，歌詞中以棕白黑三匹馬一起草原漫步，表達和平共處的願望。

管弦樂方面，比較為人熟悉的必然是羅西尼《威廉泰爾》序曲，末段《瑞士兵團進行曲》開始的小號主題，不知是誰的主意，用作香港賽馬電台節目的開場曲，每周未起奏。此外蘇佩《輕騎兵》序曲也有十分形象化的群馬樂段。多年前某廣告採用電影《七俠蕩寇誌》主題曲，配以西部牛仔騎馬視頻，大概已成為一代人集體回憶。馬兒踱步樂句在《大峽谷組曲》第三樂章出現。馬兒奔跑在琵琶協奏曲《草原小姐妹》的《千萬朵紅花遍地開》中的敲擊樂清楚奏出。

膾炙人口的二胡獨奏曲《賽馬》是民樂精品，尤其是末段以二胡模仿馬兒嘶叫，成為音樂會的加奏寵兒。珠玉

在前，香港作曲家陳永華將「馬匹」加倍，以大型中樂《八駿》為〇八京奧、香港獲主辦馬術賽事而創作。開始的鏗鏘鼓樂，營造出萬馬奔騰。末段同樣有群馬嘶鳴，幾十把胡琴的群奏效果，非常震撼。

最新以馬為題材的作品，首推黃安倫的《徐悲鴻畫境隨想》，二〇二二年在紐約首演，去年在深圳作內地首演，《奔馬》正是靈感來源之一（附圖），期待香港首演。



樂問集 周光蓁 逢周一見報

當歸羊肉湯

羊肉不算常吃，印象中是秋冬吃得多，主要是用來溫補身體，不過確實只有寥寥幾次。原因簡單，羊肉帶膻味，未必人人喜歡，多煮浪費，少煮費功夫。記得小時候，家母煮過當歸羊肉湯，家人分喝一點點，多喝也怕燥熱。

清代《清稗類鈔》早有「羊羹」一條，煮法簡單，如下：「羊羹者，切熟羊肉成小塊，如骰子大，雞湯煨，加筍丁、香蕈丁、山藥丁。」羊肉切成骰子大，現在買急凍的羊肉粒就可以，不過要先汆水去雜質。雞湯先煮好，想更方便可購盒裝雞湯，筍、香菇、山藥切丁同煮，食材可以隨心加減。

明代《普濟方》同樣有羊肉煮湯的食療方，專「治下焦虛冷，小便數，瘦衰無力。」做法見下文：「以羊肺一具，細切，內少羊肉，作羹食之。煮粥亦得。」這款湯以羊肺為主，細切後，再添少許羊

肉，煮湯煮粥都可。處理羊肺費時費神，還是待吃羊肉火鍋，如有羊肺，可煮一試。

另見東漢《金匱要略》記「當歸生薑羊肉湯」，專「治寒疝脅痛」，「寒疝」大概是寒邪引發急性腹痛，「脅痛」即是兩側肋骨痛。材料只有當歸、生薑、羊肉，後續的煮法詳記如下：「以水八升，煮取三升，溫服七合，日三次。若寒多者，加生薑一斤。痛多而嘔者，加橘皮二兩、白朮一兩。加生薑者，亦加水五升，煮取二升二合服之。」當歸、生薑、羊肉以水同煮，八升煮至三升，日服三次。體寒多加薑，另有加入橘皮、白朮的食方。若身體不適，需尋醫生意見。



古聞港食 蕭欣浩 逢周一、三見報

分手秘笈

今年情人節剛過。寫小說開頭容易結尾難，戀愛亦是如此。加拿大溫莎大學的心理學家 Antonio Pascual-Leone 指出，人們不願放棄緣分已盡的關係，只因不想承認分手的過錯在自己，是出於維護自尊的需求。

他建議，分手後要做的不是念念不忘要復合，也不是幻想懲罰對方。首先，給自己一點時間，理清個人的複雜情感，接受失落、難受、憤怒的情緒。然後，把注意力從幻想舊事重來、改變歷史，轉向理解自己究竟需要什麼（比如關心、尊敬等）才能真正成長。最後，重新反省過往，從指責某個特定的對象變為弄清失敗的關係中究竟缺乏什麼，以後又怎麼才能獲得對自己最重要的東西。

分手後最好的應對策略不是重新找到那個人，當面對質，以此獲得「閉環」的完備感。Pascual-Leone 說，我們無法改變歷

史，也無法改變遠去的戀人，但可以重新考量往事對我們的意義何在，我們又怎樣才能放下包袱。死纏爛打毫無意義，只會讓自己更痛苦，因為即便過錯在對方，他們也不會認錯。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，可以給前任寫一封信或電子郵件傾訴痛苦，但永不發出。也可發揮想像，虛構和前任的「終極對話」，並分扮兩角，想像對方會如何回應。關鍵是要通過上述活動說出心聲，整理情感。這些舉措不是為對方的行為找藉口，而是加深對他人和自己的理解，以便輕裝前行。

總之，分手後我們得勇於承擔必要的情感處理工作，這個任務無人能取代自己。最後，不用氣餒沮喪，也許下一段愛情就在拐角處。



墟里 葉歌 逢周一、三見報